

ESSENCE

Pragmatics

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

Essence of Pragmatics: Pragmatic Competence VS Pragmatic Failure

侯国金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
Essence of Pragmatics:
Pragmatic Competence VS Pragmatic Failure

侯国金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 / 侯国金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9

ISBN 978-7-5100-8575-8

I. ①语… II. ①侯… III. ①语用学 IV. ①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905 号

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

策划编辑 王颖莹

责任编辑 李玄梅

封面设计 行言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575-8/H · 0869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鸣谢：

-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12BYY017）；
- (2) 教育部社科项目“词汇—构式语用学：语用翻译学的第一座桥”（12XJA740008）；
- (3) 四川外国语大学项目（名称同上，sisu201209）；
- (4) 重庆市教委社科项目“词汇语用学实例对比分析”（08jwsk076）；
- (5) 重庆市教委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对我们的两门“优质（硕士生）课程”——语言学理论和语用学的资助。

Dedicated to my father, who, knowing not even ABC of English, taught me to love English. In memory of Geoffrey Neil Leech, my fatherly friend, who suddenly passed away on the afternoon of Aug. 19, 2014.

序

《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以下简称《精要》）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侯国金教授撰写的一本语用学普及性读物。

撰写语用学普及性读物有两个目的：一是普及这门学科，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语用学，了解语用学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鼓励大家都来学点语用学，都来“do pragmatics”；二是通过掌握语用学的有关知识，处处注意我们生活中的语用学，注意“pragmatics we live by”，即注意我们生活中使用和理解的语言。

我是从1970年代开始就从事语用学研究的。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个领域里做了点什么，我只能回答，我算是为我国学人普及语用学知识出了点力吧。我和学界的同行们先后撰写过一些入门读物，初步地告诉了我的学生和广大的语言学爱好者什么是语用学。但回想起来，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语用学这门学科的迅速发展，尽管坊间出了不少有关语用学的普及性读物，但仍然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也赶不上语用学跨学科拓展的步伐。曾几何时，在我参与编写的一本语用学入门书^①的前言里就说过：语用学作为一个热门学科，相关教材及论著层出不穷。既然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和教材，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样的一本普及性教材呢？接着我列出“出书不嫌多”的四大理由，也是该书的四大特色：一是语用学论著虽多，但像这本从综观角度谈语用学的教材不多；二是只有紧跟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才能让学生掌握新信息，跟上时代的步伐；三是既要介绍语用学的前沿课题，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将理论用于实践，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语用能力；四是撰写普及性教材需要有一些青年语用学家参与，他们承传上一代学者优良治学传统的同时，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勇敢地站在学科的前沿。他们是语用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

凡具有类似特色的语用学著述，无论是专著还是普及性读物都不会嫌多的。摆在我面前的侯国金教授撰写的《精要》一书，正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又一本语用学普及性读物。我相信，广大读者将会满怀兴趣地读完这本书，并对语用学这门学问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语用学的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精要》的特色是什么？它具备上述那本入门书体现出来的特色的同时，更有自身独特的长处。下面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语用学，特别是语言学的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70年代。此前与语用学有关的论题都是一些哲学论题。即使是语言学的语用学，在谈论语言使用和理解时，也分成了

^① 李捷，何自然，霍永寿，2011。（主编）. 语用学十二讲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两大流派，其一是按英美传统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相，另一是所谓欧陆传统，将语用学宽泛地看成是语言的功能综观。近20年，无论英美语用学还是欧陆语用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精要》是博两派之所长，将理论讲得深入浅出，没有任何说教的意味，相反，正如作者所说“语用学不是一门高深莫测的适合书呆子钻研的学问，而是十分实用的学科”，因而全书在行文上通俗易懂，使读者不会觉得他们在研习一门语言学科，反而认为那只是在提纲挈领地一条条讲解我们在生活中要如何理解语言和如何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如何在人际间相互沟通。

第二，幽默隽永、生动实用

幽默是侯国金教授为人和写作的特点。他多才多艺，擅长“倒写”书法，自称“猴哥”，且在新浪网上设有“猴哥博客”。他的《精要》从书名到目录，处处充满幽默，他将全书主旨定在语用能力如何PK语用失误，这就一下子告诉读者：人们的语言交际是语用能力和语用失误间的“PK”。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既加强了交际中的语用能力，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战胜语用中的失误。我们的“猴哥”在行文中提供大量的从实践中来的例证，内容生动隽永，读后发人深思。

第三，编排独特、既问且答

同坊间出版的语用学专著不同，侯国金教授的《精要》编排独特。这里不分章，只分节；不分ABCD，只有1) 2) 3) 4)，每节之后附有大量的练习和练习答案。让学生学完一节之后，能马上将获知的知识付诸实践。各节独立提供的参考答案更有助于学生在做练习的过程中学会解难答疑的方法与途径，确保在“PK”语用失误的实战中取得胜利。

《精要》以节代章，每节都以描述的方式编排，近似章回小说，学术专著如此精心设计，实属罕见。如果仔细分析每节的话题，行内业者就会忽然醒悟：侯教授这里谈的正是语用学的核心内容！我们试将各节话题回复到语用学的本体名目，看看《精要》一书各节之金身：第1节——什么是语用学；第2节——指示语；第3节——言语行为；第4节——合作原则；第5节——会话含意；第6节——关联论；第7节——礼貌原则；第8节——跨文化交际；第9节——预设；第10节——会话结构；第11节——语义、语用的差别；第12节——界面语用学；第13节——词汇与构式中的语用学；第14节——文学语用学；第15节——语用修辞学；第16节——语用翻译学；第17节——语用知识与语用能力。看，这就是语用学，是侯教授悉心撰写的语用学精要！既全面，又给力。

第四，界面丰富、精要前沿

语用学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分什么英美和欧陆流派了。Yan Huang (2012)^①曾指出，语用学的两个传统派别近年出现了一些趋同现象。一方面，英美语用学不但涉及传统核心课题，而且还将意义研究扩大到言说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另一方面，欧陆语用学对一些诸如含意、言语行为、语用前提等微观课题竟然也从语言功能综观的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因此语用学除了本身之外，它常与语言学内其他学科之间展开界面研究，同时，它也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等边缘学科结合，甚至与其他邻近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不同学科范围内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这就是当代语用学出现的一个新兴领域——界面语用

^① Yan Huang (黄衍). 2012. Re-systematizing Pragmatics [J]. 外国语 (2): 2-21.

学。如果我们注意侯教授的《精要》一书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该书从第12节起就离开传统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扩展到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结合出现的一系列属于界面语用学的研究。该书余下的几节正是界面语用学的话题：词汇—语用界面、语法—语用界面、文学—语用界面、语用—修辞界面、语用—翻译界面、语用—语言习得界面，等等。学科本身的拓展以及与邻近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使我们相信，当代语用学最终将形成一个不分流派的统一体，所谓宏观和微观、形式和功能、理论性和实验性等研究将会看作是语用学不同的研究路向，或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类别和分支了。

侯国金教授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著述丰富，且常有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是我国语用学界的后起之秀，我为他的成绩感到无比欣慰。他的这本颇具特色的语用学普及性专著，值得我们广大的语用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研读。



2013年11月
于广州白云山

前 言

如果说语言学（不论是句法学还是语义学）关注的是语言去语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合乎规则的语言结构或意义，那么比较而言，语用学则是研究语境化的意义。1970年代以前它还是众多语言学科的“废纸篓”垃圾话题和现象（语出 Bar-Hillel, 1954, 1971；另见 Yule, 1996b/2000/2009/2011: 6-7; Chapman, 2011: 52），1980年代、1990年代却一跃成为语言学中的“显学”，实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

“语用学”享有几十种定义，如语用学是“研究语境意义的学科”、“研究话语意义的学科”、“研究言者意义的学科”、“研究动态意义的学科”、“研究含义的学科”、“研究互动意义的学科”、“研究语用意义的学科”、“研究如何表达言外有声（或话少含义多）的学科”、“研究如何表达相对距离的学科”、“研究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学科”（Yule, 2011: 3-4）。语用学可一言蔽之为涉及语言使用（言语/parole）或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科学，也即，语用学涉及语言功能、语境（因）素（contexteme）、语言变异等。这是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否则，源于 Morris（1938）的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这三大学科的三分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也须看到，三个学科互有侵入或渗透，这是学科的复杂性和具体研究者的兴趣和视角使然。那么，关于意义问题三观（语义观、语用观、互补观）鼎立何为首呢（侯国金，2013b）？这个问题以及更多的语用问题和语言哲学问题都涉及我们到底如何看待人和语言的关系，即到底是应该“里而外”（inside-out）——从语言内部看语言外的世界，还是应该“外而里”（outside-in）——从语言外的世界看语言本身，抑或折中的看法？语用语言学更多地属于“里而外”，社会语用学则更多地属于“外而里”。一些“纯”语言学学科（如形态学、音位学、句法学）则居中，或是“里而里”。上述差异对语用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产生令人诧异的不同结果（Mey, 2006b/2008b: 59-61）。

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在学英语，也有很多外国人在学汉语。可以说，不久的将来就是一个双语或多语时代。不论是讲一种还是讲两三种语言，实际交际中要紧的不是语种之多，或者语速之快，也不是语义内容之丰富或句法结构之复杂，要紧的是交际效率和交际效果。话不在于说什么，说多少，在于为什么说，怎么说。也即，作为现代社会的社会人、（双语/多语）语言人、网络人、效率人、策略人的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在意的是自己和他人言说中的语用/语境/互动/言者意义，以及在话语事件和即时语境中达到的语效，即 Sperber & Wilson（1986/1995/2000）所说的语效（contextual effect）。该效果有时也可叫做“认知语用效果、语用修辞效果、（认知—语用）诗学效果”，即俗称的“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或“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的因地制宜效应。我们人类有求

效本能或心理，也即一方面追求低投入，即低心力（processing efforts），而另一方面追求高收成，即高语效。这就促使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虽然目的、意图、手段、口音、语域等都不尽相同，但都以低心力高语效为目标来编码自己的言语表达式，并借以解码和推理对方和他人的言语表达式。

不难发现，现在大家开始关注的不仅是语言的正确，即合乎语法规范，而且注重语用问题——语言交际，不论是单语交往，还是双语或跨语言跨文化交际，都力求高效表达，而尽量避免种种弯路、短路和错（误）路（线），具体一点就是要争取不犯或少犯“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使会话的“雪球”顺利愉快地滚下去，直至各自达到预定的语用目的（pragmatic purpose/goal）。

语用学不是一门高深莫测的适合书呆子钻研的学问，而是十分实用的学科。Pragmatics的“pragma-”在拉丁语里是“使用”的意思。后面的两个字母“-cs”在希腊语里是“学科、学问、学”之意。当中的“-ti-”是联系前后的中缀（infix）。可见，（1）语用学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学科；（2）语用学关心的是说话人的意义；（3）语用学研究话语在语境中获得的意义；（4）语用学透过字面意义探讨显义（explicature）和含义（implication/implicature）。请看数例：

“Don't put the box here, not here, but here please.”这句话的三个 here 是一个意思？这是不用语用知识所不能理解或解释的，因为任何字典都没有交代 here 具体该参照这个客观世界、社交世界或心理世界的哪个坐标。“I can eat a cow.”是什么意思？何以见得是“饥肠辘辘”的夸张语？“The heart-attack must not be moved.”指的是人还是疾病？若是后者，又如何能移动呢？“I adore Shakespeare and loathe Dickens.”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莎士比亚而讨厌狄更斯？今天的人不可能跟古代的人结下梁子。“The retired priest will marry Jane Noakes next month.”是何意？词典说 marry 是“嫁、娶”的意思。凡此种种，经常听到/看到的语句到底是什么所指？什么含义？什么意图？学一点语用知识就可以更好地解答。可见，语用是交往和言说的指南。

我们从不会说话发展成为会说话，再成为双语人、多语人。就某个语言（如英语）的交往来说，我们若不会说英语，或者词不成句，句不成段，人家顶多是听不懂我们的大意或意思，那么我们或许应该下苦工夫来打好英语语言的基本功。但是，如果我们像下例中的张华一样，能说会道，却经常让人家/外国人误解你的意思或意图，造成不必要的文化“休克”，以至不悦或愤怒，人家可能会误解我们的用心或用意，甚至产生心理隔阂或文化冲突，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一点语用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张华据传是某高校外专楼/外事处的接待秘书。每天她笑容满面地对出门的外教说：“Have you eaten? Where are you going?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You look younger in this coat. Are you coming back for lunch? What are you going to have for supper? …”你猜怎么样？该校的老外联名告她是间谍！

某电影里，太监从殿外闯进来对慈禧太后喊道：“太后（，）死了！”。其实他的意思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是“太后，李大人死了！”，太后仍处死了这个说话不吉利的奴才。学习了语用学就知道太监犯了语用语言失误：前一例具有结构歧义，既像主语（太后）为“死”的主体，又像是称呼语“太后”（属呼格或独立成分），加上省略的主语即“死”的主体加上谓语“死了”。太后岂有不懂之理？只是这句话的语用歧义产生的不吉利才葬

送了小太监的小命。因此，我们常说，假如语用能力强，则办事效率高，事半功倍，加官加薪，身心愉快。反之，倘若语用能力低，则办事效率低，事倍功半，挨整挨批，令人不快，甚至小命不保。难怪 Birner (2013: 302) 说，“在很多，实际上是在所有的现实世界交际语境中，语用问题都是一个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核心问题”。

本书用 17 节的篇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语用学的精华——传统的语用学论题和跨学科语用学的新旧论断。为了帮助读者咀嚼和消化各节的语用知识，每节有自测练习题，随后附上参考答案。最后还设计了 20 套语用能力自测题。为了与实际的单语或双语、单一文化或跨文化交际，以及种种语用（学）测试（如本科语用学、硕士学位语用学的学习与考试）“联网”接轨，这些自测题一部分用英语问答，另一部分则用汉语问答，都附有参考答案。少数题目是针对语用学理论知识的，绝大多数考察实际语用能力。本书对学和不懂语用学的人提高自己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都会有所帮助。

二十多年来，我国引进了近十本外国语用学教材，其主要研究者如 Leech (1983), Levinson (1983), Mey (1983), Sperber & Wilson (1986), Thomas (1995), Verschueren (1999), Huang (2007) 等，还出版了由国内语用学学者编著的数十本教材，其主要研究者如何兆熊（等）(1989, 2000)，何自然 (1988, 1997)，何自然、陈新仁 (2004)，姜望琪 (2000, 2003)，冉永平 (2006)，熊学亮 (1999, 2008) 等。但是，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法不一，侧重有别，风格各异，显然它们对于我国的语言学和语用学学生和教师的价值也就不尽相同。例如，Leech 在 1983 年出版的教材只是阐述礼貌原则；Levinson 在 1983 年出版的教材和 Sperber & Wilson 在 1986 年出版的教材难读难懂；Verschueren 在 1999 年出版的教材是宏观语用学的尝试，不适合微观语用学研究。国内的教材，如何兆熊（等）在 1989 年和 2000 年出版的教材，何自然在 1988 年和 1997 年出版的教材，何自然、陈新仁在 2004 年出版的教材，姜望琪在 2000 年和 2003 年出版的教材，等等，作为语用学教材具有互补性，基本能服务于我国的语用学教研，为我国的语用学普及和教研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人们的感受是，读任何一本都难以掌握语用学的精华，读全部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上述任何一本语用学教材里读者都很难找到代表性或特色性观点（汇集），这些书也不适合语用学测试（如硕士学位课程“语用学”的考试或语用学方向博士生入学考试），对切实提高语用能力（提高推理能力和避免语用失误）也没有立竿见影的帮助。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其特色在于精要性或语用知识的要点汇集，其亮点在于问答性或全书的问答和语用能力自测题及其解答。

我个人对语用学的兴趣源于二十多年的英语教学实践和对广大学生的“语用失误”所进行的挽救努力。通过自学中外的语用学著作，有所收获。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语用学专家何兆熊教授把我引入语用学的殿堂。本书的不少素材是从他的著作（1989, 2000 等）里选来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用学博导何自然先生的书本、书信和电话的点拨，何老还不辞劳苦为拙作作序，在此要衷心感谢何老先生。编写时还借用了笔者自己（侯国金，2008a, 2009a, 2010, 2012a-h, 2013a-h, 2014a-d 等）的一些论断和例句。此外，还参阅了国内外同仁的论著，但因编写仓促，一些引文或例句可能没来得及详细说明，在此表达谢意和歉意。值得感谢的还有 Geoffrey Leech、Clive Newton、胡壮麟、

徐盛桓、钱冠连、陈新仁、洪岗、何刚、冉永平、张新红、廖巧云、项成东、辜向东、王寅、廖七一、严辰松、张辉、黄小萍、王仁强等教授，以及笔者的各届研究生：冯梅、蒋庆胜、金江、侯复旦、陈慧、陈礼权、马应聪、郭艳红、蒋仁龙、张彦明、何雪梅、李秀娟、刘柳、刘元玲、武焕丽、沈艳萍、杨勇、李祯、邢秋红、陈娅、梅晨莹、陶晓花、王琳琳、马波、李亚莲、万婷婷、陈玉生等。书中的任何不妥和错误，全由作者个人负责。请读者和行家批评雅正。

愿以此书与语言和语言学学者在语用的大道上携手奋进，并祝大家语用能力高强，语用失误消亡！

侯国金

起草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定稿于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2014年9月

目 录

第1节 学点语用很有用，语言地道无漏洞	1
1.1 语用知识点滴	1
1.2 第1节练习	8
1.3 参考答案	10
第2节 指东又指西，指别靠语境	12
2.1 语用知识点滴	12
2.2 第2节练习	17
2.3 参考答案	20
第3节 说话是做事，言语是行为	23
3.1 语用知识点滴	23
3.2 第3节练习	30
3.3 参考答案	32
第4节 既然要交际，自然要合作	35
4.1 语用知识点滴	35
4.2 第4节练习	38
4.3 参考答案	41
第5节 话少含义多，推理要灵活	44
5.1 语用知识点滴	44
5.2 第5节练习	54
5.3 参考答案	58
第6节 寻求关联创语效，综观顺应大道理	62
6.1 语用知识点滴	62
6.2 第6节练习	69
6.3 参考答案	73
第7节 文明社会要礼貌，礼貌原则少不了	81
7.1 语用知识点滴	81
7.2 第7节练习	87
7.3 参考答案	90
第8节 克服文化障碍，横跨英汉文化	95
8.1 语用知识点滴	95
8.2 第8节练习	98

8.3 参考答案	101
第9节 预设不言而喻，明说不可理喻	105
9.1 语用知识点滴	105
9.2 第9节练习	109
9.3 参考答案	111
第10节 天下嘴第一，会话有规律	114
10.1 语用知识点滴	114
10.2 第10节练习	119
10.3 参考答案	122
第11节 语义语用争无益，相煎何急互惠利	127
11.1 语用知识点滴	127
11.2 第11节练习	130
11.3 参考答案	131
第12节 语用原则解释强，语用界面何其多	132
12.1 语用知识点滴（主要介绍语用原则、语用模因论、语用优选论）	132
12.2 第12节练习	147
12.3 参考答案	148
第13节 词汇—构式有语用，语用透视有力度	154
13.1 语用知识点滴	154
13.2 第13节练习	156
13.3 参考答案	161
第14节 文学语用学的钥匙，打开小说诗歌的金库	167
14.1 语用知识点滴	167
14.2 第14节练习	170
14.3 参考答案	175
第15节 语用修辞学，话以巧为佳	184
15.1 语用知识点滴	184
15.2 第15节练习	188
15.3 参考答案	191
第16节 语用翻译学，等效走天下	195
16.1 语用知识点滴	195
16.2 第16节练习	209
16.3 参考答案	214
第17节 自测语用能力，体现语用精神	219
17.1 语用知识点滴	219
17.2 语用能力自测题	223
主要参考文献	304

第1节 学点语用很有用，语言地道无漏洞

1.1 语用知识点滴

- 1) 语言哲学 (language philosophy) 之父弗雷格 (G. Frege, 1848-1925) 所启动的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pragmatic turn) 为语用学的产生做了铺垫。
- 2)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发生在 20 世纪前半期 (以 Wittgenstein [前期]、Carnap 等为代表), 形成语义哲学; 语用学转向发生于 1970 年代 (以 Austin、Searle 等为代表), 形成语用 (学) 哲学; 认知转向 (cognitive turn) 发生于 20 世纪末和当今 (以 Lakoff、Langacker 等为代表), 形成认知哲学。
- 3)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规定主义 (prescriptivism), 到随后几十年的描写主义 (descriptivism), 再到二十世纪末的解释主义 (interpretivism), 当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以少许规定为点缀, 以描写和解释, 特别是解释为主。而且假如需要规定, 也应该基于描写充分性 (descriptive adequacy) 和解释合理性 (interpretive plausibility) 之上 (侯国金, 2013b)。
- 4) 意义的讨论对于语义学和词汇学毋庸置疑都是关键的, 对于语言学的其他学科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 避开意义的任何语言学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学科的差异在于研究视角和焦点的不同而已。
- 5) 语义、句法和语用至少是互相渗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关系。
- 6) Levinson (1983: 34) 认为语言学理论应该把语用学作为重要的有机成分, 他提出一个假想, 即语法里有些成分是“非自足” (non-autonomous) 的, 需要语用学的参与。
- 7) Stemmer (1999) 就此 (以及其他问题) 采访乔姆斯基 (Chomsky) 时, 后者 3 次坦言 (声称“一贯认为”) 语用学不仅是 (普通或综合^①) “语言学的有机成分”, 而且是“核心、关键成分” (a central and crucial component)。
- 8) 语用学 (pragmatics) 有时被当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 9) 语用学有时被当作符号学 (semiotics) 的一个分支, 和符号关系学 (syntactics)、语义学 (semantics) 一样隶属符号学 (Morris, 1938)。
- 10) 语言学研究的三分天下 (侯国金, 2013b):
 句法学: 研究语言或逻辑式 (logical form, LF) 形式本身、组词成句的方式和规则;
 语义学: 研究语言或 LF 的形式意义^②、静态意义、系统意义、语句意义、语义 (学)

① 他一会儿说 “general linguistic study”, 一会儿改说 “comprehensive …”。

② 还可以叫做或分为“理论意义、分析意义、语言-结构意义”等 (参见 Koyama, 2008: 28)。

意义、认知意义；

语用学：研究语言或 LF 的语境意义^①、动态意义（也可叫“互动意义、洽商意义”）、话语意义、言者意义、语用意义。

- 11) 根据毛利可信 (2009: 2), 意义理论可以分为语义学和语用学。前者研究认知意义、真值条件和语句意义。后者则研究行为意义、正误条件 (correctness condition) 和言者意义。
- 12) 从符号关系学到语义学, 再到语用学, 是一个逐步具体化的过程。
- 13) “语用学是对在一种语言的结构中被语法化或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同上; 另见何兆熊等, 2000: 7)。
- 14) “语用学是对所有那些未能纳入语义理论的意义侧面的研究” (Levinson: 12 页; 何兆熊等: 7 页)。
- 15) “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于解释语言理解来说是十分基本的那些关系的研究” (Levinson: 21 页; 何兆熊等: 7 页)。
- 16) “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者把句子和使这些句子得以合适的语境相匹配的能力的研究” (Levinson: 24 页; 何兆熊等: 7 页)。
- 17) “语用学是对指示 (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含义、前提、言语行为以及话语结构等各个侧面的研究” (Levinson: 27 页; 何兆熊等: 7 页)。但是“语用学的课题不能封顶” (钱冠连, 1997b: 26)。
- 18) “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 (Stalnaker, 1972: 383; 何兆熊等: 8 页)。
- 19) “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来达到成功的交际的理论” (Kempson, 1975: 85; 何兆熊等: 8 页)。
- 20) “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 (Akmajian et al., 1979: 267; 何兆熊等: 8 页)。
- 21) “作为学科的 pragmatics 是对作为现象的 pragmatics, 即语言运用或其规律的研究” (姜望琪, 2003b: 273)。
- 22)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人们使用语言的学问” (毛利可信, 2009: 7)。
- 23) “语用学是对话语^②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 (Leech, 1983: x; 何兆熊等: 9 页)。语用学研究使用中的意义或语境中的意义。对语用意义的了解很可能要依赖语境。
- 24) 语用学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研究的语言科学。语用意义涉及说话人要表达某种意义的愿望, 这种意义可能在字面上表明, 也可能不在字面上表明。
- 25) “语用学研究互动意义 (meaning in interaction) 或交际意义” (Thomas, 1995: 22; 何兆熊等: 9 页)。^③
- 26) “语用学所关心的是说话人 (或写作者) 所传递的和听者 (或读者) 所理解的意义”

① 还可以叫做或分为“经验意义、社会意义、情景意义”等 (同上)。

② 就是“语境句”, 相对于“零语境句/语法句” (钱冠连, 1997b: 108)。

③ 原文是“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interaction’.”。

(Yule, 2011: 3; 何兆熊等: 9页)。^①

- 27) “语用学研究说话人意义或言者意义 (speaker meaning)” (同上)。^②
- 28) “语用学研究如何在字面表述之外传递更多的意义” (同上)。^③ 这个含义就是钱钟书所说的“言外意”, “空外音”, “于象外见意”, “曲包余味, 秀溢目前”, “呈前逗外, 虚实相生” (摘自钱冠连, 1997b: 21)。
- 29) “语用学研究交际者相对距离的表达” (同上)。^④
- 30) “语用学是对语言以各种形式在各种情景中使用的各种情况, 从认知、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进行的综观研究” (Verschueren, 1999/2000: 7; 见第12节)。据此, 钱冠连 (1997b: 27) 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任何一个方面的功能性综观”。
- 31) 钱冠连 (同上: 10-11页) 提供的“窄式语用学定义”: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语 (字面) 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其“宽式语用学定义”: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
- 32) 语用意义是行为的结果, 它不是存在于静态之中。语用意义涉及作用 (即说话人对听者产生的某种效果) 和相互作用 (即意义是说话人和听者在共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磋商的结果)。语用意义不是语句/句子意义 (sentence/sentential meaning), 而是话语意义 (utterance meaning)。
- 33) 说话人意义或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也叫“语用意义” (pragmatic meaning) (参见 Birner, 2013: 98-102)。
- 34) 说 “You are a fool!” 时, 每个词的字典意义和这个句子的意义 (即 “你是傻瓜”) 都是语义学意义。但是, 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义/意思? 是提醒? 是警告? 是侮辱? 是玩笑? 是揶揄? 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 这个意义就是语用意义。(参见毛利可信, 2009: 11)
- 35) “意义、词义、语句意义、话语意义、言者意义、语用意义、字面意义、显义、含义、显含义” 之间是有差别的 (见侯国金, 2008a: 71-72)。
- 36) “意义” 是一个总义词, 包含任何种类的意义。抽象的“意义” 是词汇学、语义学、逻辑学、语用学、语言哲学等的共同兴趣。“词义” 是词的根本或系统 (意) 义, 即词典所描写的属于相关语言的词汇或词条的外延意义和概念意义, 是词汇学、语义学, 如今也是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兴趣。
- 37) “语句意义” 指的是一个语句的整体意义, 是读者能够将其言词所编码 (encode) 的意义解码 (decode) 出来的那个意义, 这是句子语义学的对象。“话语意义” 指的是基于但可能游离出语句意义的“动态意义” (dynamic meaning), 具有语境依赖性和动态性, 需要一定的解码加上更大比重的推理/推导 (inference)。“语用意义、言者

① 原文是 “Pragmat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meaning as communicated by a speaker (or writer) and interpreted by a listener (or reader).”。

② 原文是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③ 原文是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④ 原文是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意义”大概相当于“话语意义”，它们完全属于语用学的范畴。

- 38) “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或 literality) 属于词汇学和语义学，但它是语用学所讨论的其他意义的基础。
- 39) “显义” (explicature) 是相对于“字面意义”和“含义”的语用学概念。在 Carston (1988, 2002a) 看来，“显义”不同于字面意义的地方在于需要推理，不同于“含义”的地方在于推理的容易度 (参见 Birner, 2013: 95-97)。
- 40) “含义”分为“一般会话含义”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和“特别会话含义” (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一般会话含义是默认或缺省意义 (default meaning)，是“话语层级意义” (utterance-level meaning) 的第三层级意义，既有别于语句意义又有别于言者意义。“特别会话含义”通常指偏离合作原则的某个准则而间接表达的含义。
- 41) “半隐义” (implicature) 是位于显义和含义之间的一种且显且隐的意义。“显”在很明显，唾手可得；“隐”在需要一定量的“推理心力” (processing/inferencing efforts)。半隐义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微观含义” (micro-implication)，即语词或词组的含义。
- 42) “作为人类活动的言语活动本身携带着言者的态度^①” (Crystal, 1987: 2)。
- 43) 话语除了表达指称意义、命题意义、含义/隐含义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的言外之力 (语力)，还能表达一定的“程序意义” (procedural meaning) 和一定的态度 (attitude)。
- 44) 何为“程序意义”? Blakemore (1987, 2002), David & Hedley (2005) 等学者主张区分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和程序意义，并指出“well, now, you know what, 好吧, 那么, 首先, 其次, 总之”等话语标记 (语) (discourse marker) 主要表达程序意义。有些语词 (如上文)，其编码语义对语词的概念没有贡献，但是对语词及其语句的种种意义的推导提供了一定的限制或提示，这就是“程序意义”。Carston (2002a: 379) 称之为“程序语义 (学)” (procedural semantics)。Blakemore (2002: 4) 认为自己首创的“程序意义”一词应该“拓展开来以便容纳对推理加工发挥作用的种种限制” (转引自 Cram & Hedley, 2005)。最新的著作是 V. Escandell-Vidal et al. (2011)，是一本论述程序意义的论文集。
- 45) “态度”也称“态度意义” (attitudinal meaning)，如喜、怒、哀、乐，或者说，表达快或不快，或者说表达积极/正面态度或消极/负面态度。我们对好人好事是积极的态度，对坏人坏事是消极的态度。言及不同事物时话语内外可能带着一定的态度。
- 46) Attitude 这个词最先源于社会心理学，指的是对社会行为的总的思想倾向。后来也用这个词指情感、认知、意愿等，甚至包括对人、对物、对行为等的信念、感情、行为倾向等复杂的系统 (complex system (s)) (Ajzen & Fishbein, 1980: 19)。不过 attitude 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人们对行为的喜好或憎恶的总体评价或情感倾向”^② (同上: 55; 另见苏丹, 2013)。

① 原文是“Language as a human activity holds the attitude of its user.”。

② 原话是“a person's general evaluation or overall feeling of favourableness or unfavourableness towards the behaviour in question”。